



人民文学出版社

4040

布 封 文 鈔

任 典 譯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八 年 • 北 京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陽 門 內 大 街 320 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3號

北 京 新 華 印 刷 廠 印 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書號 741 字數 70,000 開本 850×1168 耗 1/32 印張 $\frac{5}{16}$ 插頁 2

1958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5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01—4200 冊

定價 (7) 0.40 元

引 言

布封是法国啓蒙运动时期的一个卓越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一向享有崇高的国际地位。他曾打倒神学的世界观，科学地解釋了宇宙發展过程；他反对雕虫小技、言之無物的文学，曾建立以义理为中心的文学理論，并且以大自然的描写扩大了文学范畴^①。他在科学上是拉馬克，达尔文的前驅^②，在文学上与服尔泰，孟德斯鳩，盧梭，狄德罗并駕。像这样一个“兼有思想天才与文笔天才”^③的大作家，中国直到現在似乎还没有人介紹过，不能不說是一个遺憾。今年是他誕生的第二百五十周年，我們特选譯他的一些散文，輯成这个小冊子，使中国讀者对他的进步思想和他的优美文笔有一个概括的了解。

*

*

*

① 法国文学史家朗松 (G. Lanson) 說：布封“对文学的貢獻是把自然史提供給文学，作为它的一个新領域。这是長久以來文学所曾获得的最美的扩大”。見所著“法国文学史”，頁753。

② 藍散 (Lanessan) 說：“我不知道是不是應該把布封看作进化論的眞正創始人”，見所作“布封全集”序。

③ 法国生理学家佛魯倫 (Flourens) 說：“古代所不曾見到的东西，現代最前進的知識分子才勉强見到的东西，布封都把它通俗化了。那是因为他一身兼有思想天才与文笔天才。”見所著“布封的工作与思想史”。

布封 (Buffon)，更正确地說，德·布封 (De Buffon)，原名乔治·路易·勒克莱克 (Georges-Louis Leclerc)，以一七〇七年九月七日生於法國東部布爾高尼省 (Bourgogne) 的孟巴爾城 (Montbard)。父親是律師，曾充布爾高尼省法院推事。母親是一個法院書記官的女兒。父親曾以繼承關係獲得貴族的布封采地，這個采地於一七三二年又轉到乔治·路易手裡，自此乔治·路易就改姓德·布封，世稱德·布封先生。到了他的晚年，國王路易十五為着表揚他在學術上的功績，把他在孟巴爾的全部產業賜封為伯爵采地，所以後人又稱他為德·布封伯爵。現在一般都簡稱布封。

布封家庭裡的宗教氣氛是十分濃厚的。他的兩弟兩妹都出家修道，他自己幼年進的也是天主教耶穌會辦的中小學。他這樣的家庭出身，後來居然能擺脫掉神學的束縛，我們更覺其難能可貴。

他在中小學時代很用功，特別愛好科學，在打球的時候衣袋裡還帶着一本歐几里得的“幾何學原理”。中學畢業後，他先到本省省城狄庸 (Dijon) 大學學法律，一七二八年法律本科畢業，又到法國西部昂熱爾城 (Angers) 去學醫。這時代他很好玩要，他到昂熱爾是為了換個新鮮地方。在昂熱爾學了兩年，因為決斗傷人，不得已逃到西部的南特城 (Nantes)。這是一七三〇年的事。就在這年下半年，他在南特遇見了一位英國青年，金斯敦公爵 (Duc de Kingston)，這位公爵是由保傅辛克曼 (Hinkmann) 陪着到法國南方來游歷的。布封和金斯敦兩人都年輕，都好玩，所以一見就交上了朋友，相約一同游歷。本年他們到了日內瓦，布封在那里遇到了幾何學家克拉梅 (Cramer)。據他自己說，他在數學上最早的、最踏實的知識是從克拉梅那里

得来的。他們又去游意大利，先在法国南部游覽，走一程，停一程，直到一七三二年初才到羅馬。但是到羅馬才三个星期，布封就因母喪奔回狄庸。

布封和金斯敦相处不过一年半光景。但是他所受到的影响却很大，他研究科学的志願可能就是在这时期确定的。特别是金斯敦的那位保傅辛克曼，他是个德国学者，“爱博物学和爱烟斗一样”，頃刻不能离开，这也許就引起了布封对博物学的兴趣。布封虽和金斯敦，辛克曼二人匆匆分手，却并没有断絕联系。一七三六年金斯敦曾到巴黎与布封相見，自此布封不断地寄昆虫标本給辛克曼。一七三八年布封又到倫敦去看他的朋友，在英国住了一年，由金斯敦介紹，与英国貴族往还，同时直接吸取着英国的科学和文学。他崇拜牛頓(Newton)，爱讀弥尔頓(Milton)的詩和理查孙(Richardson)的小說，爱讀后者的小說是因为后者具有“偉大的真实性，并且因为他对描写的一切事物都曾仔細观察”^①。布封終身講究仪表，文笔要求庄严、高貴，观察事物入微，可能都是或多或少地受了英国文化的熏陶。

一七三二年布封奔喪回狄庸后，不到几个月就到巴黎定居。他和当时的許多名流接触，交际繁忙，但是他并不因此而放松研究工作。“有时他赴宴会直到下半夜兩点鐘才回家，一到五点鐘就有个薩伏亞^②人來拖他的脚，直把他拖到地板上，并且預先約好，如果他發脾气，那薩伏亞人尽可以对他使用武力。他这样起床后一直工作到晚六时”^③。由于他这样苦学，再加上人緣关系，一七三四年，他才滿二十六岁，就进了法蘭西科学院，在力学

① 見布封所譯的牛頓“微积分术”序言。

② Savoie, 法国东部省名。

③ 見色舍尔(Hérault de Séchelles)的“孟巴尔旅行記”。

系当助理研究員。

在科学院期間，他陸續在他的孟巴尔苗圃里做了許多實驗，發表了一些有关森林学的报告；一七三五年，他將英国植物学家赫尔斯（Hales）著的“植物生理与空气分析”譯成法文出版，一七四〇年，他又出版了牛頓的“微积分术”法譯本，兩部書前面都有一篇很有价值的序文。

在这前一年，即一七三九年，他已經轉到科学院的植物学系当副研究員了。同年七月，他又被任命为“法王御花园与御書房总管”^①。这是决定他終身事業的一件大事。

他經營御花园，除了物質方面的扩建外，还請政府設置了“法国御花园及博物研究室通訊員”的組織，借此網罗着国内外許許多多著名的旅行家、医师和有关博物学的專家、学者，使全世界的动、植、矿物的样品、标本和記錄都源源而来。他又充实了博物学講座，担任这些講座的都是当代的第一流学者。这些大科学家有許多都是布封的后輩，經布封培植出来的，如拉馬克（Lamarck, 1744—1829），拉色拜德（Lacépède, 1756—1825），都是布封學說的繼承人；拉馬克曾創生物自生論和种族变化論，直接啓發了达尔文；拉色拜德整理了布封遺著，續成了他的“自然史”。

法国御花园既有了这样丰富的研究資料和这样多的研究人才，自然是名聞世界了，外邦君主如普魯士的腓德烈二世，俄国的卡德琳女皇都會自动地贊助这博物学的权威機構，贈送許多样品和标本。美国独立战争时，美方俘获英国船舶，沒收一切貨物，唯独寄給法国御花园的动物标本、貴重皮毛和珍奇矿石都原封不动，送还给“布封先生”。布封当时的声望可以想見。

① 法王御花园是学术機構，內設植物学，动物学，化学三个講座。

但是就布封个人來說，御花园的經營正好为他的另一工作准备条件：他是决心写一部完整的“自然史”^①的。御花园的度藏都是他的研究資料，御花园的人才都是他的合作者或助手。同时，他在孟巴尔还有他私人的苗圃、熔爐和鉄厂，可以供他作种种实验，还有一批学者如孟拜拉（Guéneau de Montbellard, 1720—1785）等，可以替他帮忙起草稿。所以他每年只住巴黎四个月，主持国务，其余時間都住在孟巴尔私宅里埋头著述。他每天五点钟起床，六点钟开始写作，一直写到下午一、兩点钟，然后吃午飯，睡午觉；五点到七点还是写作；晚上，叫人家讀他的作品，他听了，或加解釋，或加欣賞，或者准备修改；別人替他起草的也在这时讀給他听，他改得很多。这样的生活，四十年如一日^②。

一七四八年，他在“学者日报”（Journal des Savants）上發表了他的“自然史”計劃，預計全書为四开本十五册：动物九册，植物三册，矿物三册。但是这范围实在太广了，他后来沒有時間写貝类，魚类，昆虫和微生物。就是經過这样的紧縮，全書还包含三十六巨册，超出原定計劃一倍以上。

次年，“自然史”的头三册出版了。第一册是“自然史方法論”和“地球形成概論”，第二册包括“动物通史”和“人类史”，第三册包括“人种演变史”。这三本書一出版就轟动了全欧洲的学术界，很快地各国都有了翻譯本。不但科学界注意，連文学界也注意，因为“自然史”的艺术性更高；特别是哲学界，因为“地球形成概論”等于一部科学的“創世記”，当时作为神学堡壘的巴黎大学神学院的教授們很憤激，認為这部書“离經叛道”，要求制裁。布

① Histoire naturelle, 通常譯为“博物学”，此处直譯为“自然史”較符合該書內容。

② 見色舍尔的“孟巴尔旅行記”。

封当然不会忘記一百年前加里略的故事。加里略因为發表了地動說被宗教裁判所逼着公开認罪，但是一出裁判所大門就叫道：“然而地球究竟是動的呀！”布封也和加里略一樣，堅持着真理，不过他比加里略做得更聰明些。他恭恭敬敬地寫了一封信給神學院諸公，申明他“無意反駁‘聖經’”，并且保證將來出版“自然史”第四冊時把這封申明書刊在卷首。神學院諸公的怒氣平息了，他依然靜悄悄地寫他的那部反神學的大著。

布封到四十五歲才結婚。妻是一個年輕的孤兒，性情非常和婉，畢生只知道崇拜丈夫的天才，照顧他的生活。這對於布封的學術研究也間接幫忙不少。

結婚的第二年，即一七五三年，他當選為法蘭西學院院士，這也是他平生的一件大事。

法蘭西學院院士的稱號是法國文學家的最高榮譽。院士額定四十人，都是終身職，死一個，補一個，由現存的三十九名院士票選。歷來慣例，候選人先要提出申請書，然後一個個地拜訪各院士，請求支持。這一年死的院士是桑思總主教（Archevêque de Sens），競選最烈同時也最有希望的是一位風流自賞的詩人皮隆（Piron, 1689—1773）。不料國王路易十五嫌皮隆輕薄，表示不滿。學院便臨時決定選布封補缺，並且破例地免除他提申請書、拉選舉票等手續，這對於布封來說是一個特殊的光榮。學院還有一個規矩，凡是新院士入院都要作一篇演說，演說內容通常都是歌頌創辦學院的“聖君賢相”和當朝的君主，並且贊美他所補缺的那位已故院士。布封覺得這種俗套太無謂了，尤其是他所遞補的那位總主教是一個迂腐的宗教作家，他又怎么能以科學家的身份加以贊揚呢？因而他臨時決定賦予他這篇入院演說以一個嶄新的內容：他借着學院的講壇，堂皇地提出他對於寫

作方法的主張，大声疾呼地反对当时文壇上一种“綺麗不足珍”的風尚，連在座的許多老資格的院士如孟德斯鳩，瑪利佛都受到了指責，新進作家如狄德羅也受到了警告。他說得義正辭嚴，所以任何人都無法辯駁，在他說話的過程中，有三、四次被掌聲間斷了，這在學院也很少先例。自此，布封在文學理論上的權威完全確立了。

布封當選院士後，曾于一七六〇至一七六一年和一七七五年兩度主持學院院務，送往迎來，不免費掉他若干時間，但是這並沒有影響到他的“自然史”撰寫工作。一七六九年他的妻死了，一七七一年自己臥病，工作中斷了兩次，但是時間都不長。所以，一般說來，“自然史”的撰寫進度是很規則的。

自一七四九至一七六七年，“自然史”共出了十五冊，除前三冊內容已見上述外，其餘都是寫胎生獸類的；自一七七〇至一七八三年又出了九冊，是鳥類史；自一七八三至一七八八年又出了五冊，是礦物史。此外，自一七七四至一七八九年還出了七冊補編，其中第二冊是他的思想結晶“大自然的各時代”，第七冊是他死後由拉色拜德替他整理出版的。

他的著作陸續不斷地出版，光榮也陸續不斷地增高。各國名流學者都希望一見他的風采，各國君主都以有他的塑像為榮。一七七七年，法國政府和人民替他在御花園里建起一座銅像，座上用拉丁文寫道：“獻給和大自然一樣偉大的天才”。正如法國人所說，布封已經“生入不朽之宮”了。一七七八年，當他的“大自然的各時代”出版的時候，巴黎大學神學院的大師們看見他變本加厲地“離經叛道”，個個都咬牙切齒，群起而攻；但是他們也知道蜉蝣撼樹是無用的，所以都不談宗教制裁了。

布封以一七八八年四月十六日卒於巴黎，活了八十一歲。

临死之前还叫人扶着他在御花园里走了一趟，向他那五十年来心血的结晶告别。

*

*

*

布封对于现代学术的第一个大贡献就是把上帝从宇宙的解釋中赶了出去。在人們还用“創世紀”解釋宇宙起源的时代，他“第一个搜罗并解釋無數的事实，拿自己的假定补充着事实的不足；第一个把宇宙的历史正确地、詳細地、科学地給我們描繪出来”^①。他把人也放到自然里去研究，他說：“从切实考察大自然而来的第一个真理，也許是要使人难为情的，这真理就是他應該把自己放到其他动物一塊，他的整个物質方面都像其他动物，也許动物的本能比人的理智还要准确些哩，动物的技巧比人的艺术还要可佩些哩^②”。他不拉扯任何科学外的影响来解釋自然，“首先，沒有宗教影响；上帝在他的著作里是不存在的；他不需要上帝”^③。这并不是說在他的著作里沒有“上帝”字样。相反地，为着掩蔽神学家的耳目，他不断地提到造物主。“我老是把造物主的名字抬出来，但是，你只要把这名字換掉，摆上自然力就成了”，他曾这样对人說^④。

唯其如此，所以他才有許多科学的創見。他指出地球、各行星与太陽的許多相似点，說地球和行星都是冷却的小太陽，这一点，長久沒有人否認过。他追求地面变迁的根源，分析地層，拿解釋現今地面現象的原因去解釋地球初期的現象，这就开了地質学的先河。他研究大地，研究山脉、火山、海流、河川，把觀察和解釋都建筑在地質学的許多事实上面，从这一点看，現代地理

① 見朗松：“法国文学史”，頁751。

② 見“自然史”，第一卷，“論自然史研究法”。

③ 見上引朗松。

④ 見色舍尔的“孟巴尔旅行記”。

學者也可以把他列為開山祖師之一。

特別在物種起源方面，他“是現代以科學眼光對待這個問題的第一人”^①。他曾經看出物種是變動的，古代物種沒有現代多；他曾經看出弱者被強者淘汰，而生存的物種又由環境、氣候、營養的影響而逐漸改良；或者變質，或者變形；他曾經看出有新的物種來代替舊的物種。總之，在那“不斷的消滅和更新的永恒過程中”，他已經隱約地猜到了“物競天擇”的許多規律，只待拉馬克、達爾文諸人來進一步研究，加以發揚。同時他還認為人類之高出于其他動物，是因為他有智慧，有理性；各種人盡可以有形體膚色上的細微差別，文化程度上的不同，然而却都是人類，凡是人類，都應該發揮理性，改良自己，致力於和平建設，改造自然，不應該互相殘殺，自取滅亡；所以他反對戰爭，反對侵略，反對殖民主義。

現代科學的進步是一日千里的。布封在科學上的創見早已被後人超過了。他現在之所以還這樣活躍在人們的心里，主要是憑着他在文學方面的貢獻。

首先是那篇論文筆的演說。這篇演說在當時曾起“振衰起敝”的作用，現在還是法國文藝理論方面著名的經典著作之一。我們現在讀着這篇演說，不免感到有美中不足的地方。比方，他說文筆只是層次和氣勢，而全篇內容却只談層次，很少談到氣勢；這可能是因為作者把層次和氣勢二者合而為一。我們知道，層次是理智的事，氣勢是情感的事，而布封則認為層次、氣勢、乃至文筆的自然、明暢、熱力，都應該從義理里發出來，這就把文學的其他要素如情感、想像力等等都完全忽視了。我們追求這種忽

① 見達爾文·“物種原始”，1859年版卷頭語，“史的回溯”。

視的原因，應該說，布封是思想文學的作家，平生不寫詩^①和小說，而啓蒙運動時代也是以思想文學為主流。“這個世紀需要極度的明暢有過於需要愛情，因為只有文筆明暢才能使真理成為大眾都能通曉的東西，而向全世界傳播真理，正是十八世紀所自動負起來的使命”^②；布封的文藝理論正代表着時代的精神，唯其代表着時代的精神，所以也就受到了時代的限制。然而，儘管有這種限制，布封給作家的許多忠告還是有永恆的價值的：比方他說，作文要言之有物，要自己深信才能使人深信；又說，作文要先訂計劃，講層次，講氣勢；要鞭辟入里，平易近人，等等；這一切都是不勘之論。所以福羅拜爾說：“我曾經很驚訝，我在布封先生‘論文筆’的箴言里發現了我們的不折不扣的藝術理論。”可見這位寫實派大師對這篇演說的推崇。

其次是“自然史”里的許多動物肖像。布封研究每一個動物都分兩部分：現狀的描寫與史的敘述。描寫又分外形的與解剖的兩種；史的敘述就是種類的發展和演變，包括生殖、教育、習慣、本能以及“我們所能獲得的用途與便利”；為了避免單調，他經常變換描寫的方式與敘述的綫索。正如他自己所說：對於“有生物類，……作家不僅要給它們造成靜態的肖像，還要造成活動的畫圖”。他這些活動的畫圖都是以科學的觀察為基礎，透過人生寫出來的，往往借物諷世，滋味愈為雋永，所以讀者不覺其為科學，只覺得是絕妙的美文。他自己又說：文章里所含的知識、事實與發現“都是身外物，文筆却是人的本身。……如果它是高超的，典雅的，壯麗的，則作者在任何時代都將被贊美”。布封的

① 有一個很著名的軼事：有人讀大悲劇家拉辛（Racine）的詩劇給布封听，他听到最好的地方，便叫道：“美呀！美得和散文一樣！”

② 見儒爾維爾（Petit de Julleville）：“法國語言文學史”，第六冊，頁244。

动物肖像之永远被人贊美，就是因为他有那支高超的、典雅的、壯丽的笔。

再次就是那本“大自然的各时代”。布封对这本书想了五十年，写了十八次，可見这是他的精心結構之作。法国文学批評家法盖(Emile Faguet, 1847—1916)說布封和盧梭是十八世紀的兩個最偉大的詩人。文学史家朗松更認為，“在某一意义上，他比盧梭更偉大，更崇高。……別人能描写大自然的一些外表，……只有布封才赋予自然感以其应有的全部深度；他把自然感变为一种哲学的感动，在这种哲学的感动里，人們一面由外表获得印象，一面还引起一种直觉，觉得有一种不可見的、永恒的力量在大自然中依不变的法則表現着，在这种哲学感动里，人們看着眼前景象就不免淒然地回想到往古，回想到那些辽远时代里許多模糊而惊心动魄的場面，而我們的生存条件只是那些偉大場面寂灭后的殘余。大自然的描写在过去只是提供一些繪画的主题，經過布封，就可以变成抒情詩的主题了”^①。法盖和朗松的批評主要都是針對着“大自然的各时代”而言的。我們很同意他們的看法。不过我們觉得布封給我們提供的抒情詩的主题不仅在于那些惊心动魄的場面的描写，而还在于有关人类征服自然的那些輝煌的叙述，不仅在于使我們緬怀往昔，而还在于使我們憧憬將來，我們劳动人民在这書里感受到的倒是乐观的情緒多而悲觀的情緒少。

•

•

•

我們这本小冊子是把布封作为文学家来介紹的，因此把他的文章分为三类，希望每一类都能对中国讀者有些实际的帮助。

第一类是文艺理論，包含“論文笔”和“写作艺术”兩篇。解

^① 見朗松，“法国文学史”，頁753—754。

放以来中国文壇固然已經有了一些炫赫的成就，但是偉大的时代还要求更偉大的作品，這兩篇文字可以帮助更偉大的作品的产生。

第二类是动物肖像，我們每篇都是节譯最美妙而又最平易的部分。最近中国報紙上已經有不少的动物肖像發表出来，可見讀者很需要这一类文字。布封的这些短文不但可以供大众欣賞，还可以給这一类文章的作者以及一般从事科学普及工作者树立楷模。

第三类是科学論文，我們选譯的目的在于开拓我們文艺工作者的眼界。“論自然史研究法”兩篇不仅对科学工作者指示着創造的門徑，也是告訴文艺工作者怎样避开前人窠臼，怎样去观察和想像，怎样去扩大胸襟。“洪荒时代”以下各篇就是布封观察和想像的实例。至于最后“人类真正的光荣是科学，真正的幸福是和平”和“人力胜天工”兩篇，布封把研究宇宙万物的心得归結到社会人生上来，以充分的科学理由，热烈的救人怀抱，反对战争，呼吁和平，在我們的保衛世界和平运动中，更有其特殊价值。

我們沒有找到布封全集，手边只有兩個选本①和“論文笔”兩個單行本②。这二十一篇文章都是从这四本書里选来的，大部分注解也都是參照这四本書的注解而加以比較增損的。我們根据的範圍既狹，个人的学力又有限，挂漏謬誤自所难免，尙待讀者和專家指正。

譯者 1957年3月，于南京。

① (a) Buffon: Pages choisies, par Adrien Cart (Larousse).

(b) Buffon: Morceaux choisis, par René Nolle (Hachette).

② (a) Buffon: Discours sur le Style, édition publiée avec une introduction et des notes par René Nolle (Hachette).

(b) Buffon: Discours sur le Style, notices et notes par Henri Guyot (Hatier).

50
70
+
00

出版社

統一書号:10019·741

定 价: 0.40 元

目 次

引 言	1
一 文艺理論	
論文笔	2
写作艺术	13
二 动物肖像	
馬	18
狗	22
狼	25
松鼠	29
海狸	31
(1) 海狸的筑堤工作	31
(2) 海狸的習慣	33
象	36
(1) 野生状态中的象	36
(2) 馴象	38
(3) 战象	39
鷹	41